

囿于市井出逃乡野

王珉

那个午后,我跟随旅行团的车到了浙江丽水,车停在一个叫作松庄的村口。村庄静得出奇,白墙黑瓦、窈窕青竹、枝蔓古树,树荫底下黑墨般的梅干菜,米勒般的金黄画卷,有很多绝美视角的古桥,宛如温存的棉花拳头,击在我的心上。这只是我的旅游之地,它们却提供了一种完美的家园之感。

这个有着百年历史的江南隐秘村落,与美国作家弗兰克·鲍姆《绿野仙踪》的气息很搭。三年来,囿于市井已久,我的心常向往乡野,于是抛却现实,逃离喧嚣,到山中寻幽探微。松庄村被列入第三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,也被称为“最后的江南秘境”。

沿山路而行,有溪水相伴,丝毫不觉枯燥。我们在村间散步,邂逅好看的光影罅隙,企图捕捉下来。与聒噪的城市相比,村庄依旧是日落而息的生活,桃花源般远离尘世。走了没多久,一位外国友

人已经走不动了,面对一扇苍老木门,他拍门看看是锁着的。外国友人问,这是做什么的屋子?关于古村落的知识,我们并不比一金发碧眼的洋人来得丰富,彼此面面相觑开始猜测——或许是堆柴吧?问了路过的村民才知道,原来是用于养牛的。

外国友人在后来的三四天里跟我说,这是他到过的中国最古老的乡村。我想了想,点点头。如果是欧洲旅行,有人带我去避世的中世纪小镇,容我慢慢把历史看个饱,那种惊艳和满足,跟外国友人此刻的感受应该是一样的。

民宿别有特色,客房与餐厅都是临窗揽翠、推门见景,处处可见借景匠心,却又不着痕迹。坐在青竹簇拥的阳台上泡茶,山里的风,拂面不寒的杨柳风,山里的溪水,汨汨的溪音。通常在家冥想静坐,要从唱片库里翻出欧美钢琴曲,唱片里的那些溪音竹涛,

却被桃野的天籁原声代替,多么美好。

茶叶是免费的绿茶,随便泡竟然能喝出高端的感觉。我问了老板才知道,这里建县已有1800年历史,此地的茶在唐朝算是贡茶。提供给客人的绿茶,是村里各户自家产、自家饮的老茶树的茶。这种自家茶常常只有一两株古茶树,一点点产量,难怪又清甜又味厚,品格隽逸,介于龙井和碧螺春之间——我的意思是好像是龙井和碧螺春的混合版。

梅干菜粽子是美物,梅干菜、土猪肉和糯米水乳交融,香、糯、润。村子里有一家馄饨铺子,在石桥边,老远就闻到野荠菜裹的馄饨清香喷喷。吃完馄饨,我看到老阿姨窗台上有白菜干,有桃胶,就买空了老阿姨的库存。

桃胶是桃树的眼泪,山里的桃窈窕。“人间四月芳菲尽,山寺桃花始盛开。”白居易的千古名句,让我在松庄怀了一个旧。

难过的寒食好过的年

刘卿

老话说,家有一老如有一宝。我们家也有一宝——今年已经85岁的老妈不仅身体硬朗,而且头脑清醒,一点儿不糊涂。每每到了我家,我们俩就有拉不完的呱,她喜欢叨叨我喜欢听。说实话,我的好些文章都源自从老妈那里得到的灵感。

清明到了,老妈除了宝刀不老亲力亲为一边做饽饽鸡,一边还指导我跟着学,同时还不忘说一些老话。

老妈感慨道:“如今日子好过了,吃穿不愁,哪儿像以前少吃缺穿的,一到清明就愁,那年月我们常念叨‘难过的寒食好过的年’。现在富裕了,这话也搁起来了。”

“什么‘难过的寒食好过的年’?”我问。

“过清明的典故你应该知道,清明在咱们老家也叫寒食,以往寒食连着两天里都是严禁烟火不能开灶的,除非姓huo的不能断火。以前日子穷,家口大,吃一顿做一顿,两天不开火,哪有什么饭

食可连着吃两天的,所以就感觉寒食特别难过。又是春忙季节,活要干,还冷锅冷灶的吃不上热乎饭,你说能好过啊?而过年就不一样了,好歹可以开火,煮煮蒸蒸的,虽没什么大鱼大肉的,但也倾其所有备下好吃的,加上地里的活也不是那么忙,一大家子坐在热炕头上暖烘烘地吃着好吃的,这不就是神仙过的日子吗?”

“那么多讲究干嘛,没吃的,只管开火好了,你看,现在谁还管那么多的规矩?”

“不行的,以前的人敬畏心重,规矩再多再苛刻也得守着,就算饿着也不敢逾越的。要不哪会有‘难过的寒食好过的年’这句话。”

我一时无语,知道不能以一句“以前的人就是迂腐”来否定以前的一些事,我只能庆幸我们现在身处盛世,国家安定,生活富足,民风开放,连清明也是法定节假日了,让我们既可以扫墓,也可以踏青、出游,再也不用感慨“清明的难过”了。

每一朵花都值得爱

张凤英

我发现春天来了,是从窗外一树玉兰花开开始的。玉兰花先是一个个花苞,然后慢慢地舒展开来,花骨朵健硕,长得很有型,花朵开得活泼可爱。仔细品味着玉兰花开的整个过程,就好像是品味一个完整的成长故事。

不多时,桃花开了、樱花开了、槐树花也开了,不仅是高处的树上开花了,就连地上的野花也开了,荠菜花、苦菜花……当我蹲下时,还注意到最细小的苔花也在湿润的墙角开花了,忽然想起清代诗人袁枚的诗:“苔花如米小,也学牡丹开。”

我变着花样地给花儿拍照,发给我远在塞北的亲人。望着春天里怒放的鲜花,我又想起我教过的那些学生。如果把老师比作园丁的话,那么学生就是花园里的花朵。作为园丁的老师,要充满爱心,精心培育,每一朵花才会竞相绽放。

故乡行

宋泽涛

父亲去世三年多了,按照老家习俗,今年清明节要把父亲送回老家与母亲合墓,入土为安。为此,我回到了离开十几年的故乡。

车到村头,映入眼帘的是一条贯穿全村南北的笔直大道,道路两旁是一排排整齐明亮的瓦房,房前屋后的樱花、桃花盛开。

下了车,迎面走来的小叔一句:“泽涛回来了?”那既熟悉又陌生的浓重乡音,使我倍感亲切!周围几位小朋友用好奇的眼神看着我,问道:“他是谁?”让我顿时想起唐代诗人贺知章的诗:少小离家老大回,乡音无改鬓毛衰。儿童相见

记得我们班上有个淘气的男生,上课时经常说话,有时候还逃课,课堂作业也不交。我很生气,狠狠地批评了他一顿。下课后,他找到我说:“谢谢你老师,谢谢你那么关心我,但是你不要生气。我妈妈说,我不是学习的料,来学校一边玩,一边学,主要是长身体,健康快乐地成长就好了。将来毕业了,我不会做会计,到工厂里从销售员做起,慢慢成长。”

我被他气笑了,给他解释了会计知识对营销员的帮助,还和他一起玩做生意的游戏。最后,那个男生爱上了会计课程,毕业后去家族企业做了会计。他妈妈特地来学院感谢我。

如今,我已经离开了教学岗位,但是许多学生如遇到难题,仍然会求教于我。我也时常想起我的学生们,我在心底里爱他们,因为我是园丁,每一朵花都值得我用心去爱!

与鱼儿对视

姜鸿

我与亿万年前的一条鱼儿迎面相逢。

它微微张着嘴,似在轻轻地呼吸,又似在吐着泡泡。我看到它的眼睛了,它也在凝望着我。我感受到它的呼吸了,我感受到它的悲喜。

“鱼儿的眼泪,只有水知道。”可是,这不是水中的鱼儿,它失去了相依为命的水,却被冰冷石头紧紧拥抱着,风吹过,雨淋下,霜落过,雪飘过……它与石头渐渐融为一体,就像在演绎着一个海誓山盟、地老天荒的爱情故事。石头对鱼的爱情,是不是有点儿石破天惊、惊世骇俗?

石头紧紧抱着鱼儿,来到亿万年后我的面前。它微张着嘴,我仿佛听到了它的娓娓诉说。亿万年前的一个瞬间,地崩山摧,轰然的巨响打破了鱼儿平静的生活,清澈平静的湖水突然被滚滚而来的泥石淤塞填平。鱼儿被一些泥土紧紧相拥,一瞬间的窒息使鱼儿还未来得及明白就成了泥土的俘虏。泥土紧紧抱着它,它在泥土温暖的怀抱里渐渐变得安适。它们相拥着,一任四季流转,光阴变迁。慢慢地,柔软的

泥土在风雨剥蚀中变得坚硬,它把鱼儿深深地嵌入自己的胸怀,一任海枯石烂,沧海桑田。

鱼儿命运的改变或许是另一个瞬间吧。看似平静的湖面其实是暗流涌动,地底的岩浆遏制不住自己的热情喷涌而出,即使是蔚蓝的湖水也不能阻止它们的热情。它们把自己燃烧成灰烬,湮没了湖水,水中的鱼儿顷刻之间被火山灰包围和封存。那些火山灰在岁月中慢慢散尽它们的余热和温情,渐渐变成冰冷的石头,那些鱼儿也变成它们的殉葬品,被它们裹挟着来到了亿万万年后的今天。

有一双手偶然揭开了那些黄色或灰色的页岩,那些小鱼儿突然暴露在阳光下。沉睡了亿万万年,它们终于苏醒了。它们依然在石头中一动不动,可是它们却游动在文人墨客的笔下,游动在人们的传说中。

宋代文人在《云林石谱》中曰:“古之陂泽,鱼生其中,因山颓塞,岁久土凝为石而致。”

宋代文人在《鱼石诗》中曰:“火山一片石,追逐见鱼儿。图画形相肖,鳞鳍态不遗。蛰方冰底懒,仙时鱼来时。好与芝同

供,还吟玉局诗。”

这些小鱼儿游离了偏远寂寞的山峦,游向了山下温暖的人间烟火,人们把它们供置于案头,摆放成屏风,可是无论置身何处,它们都和镶嵌它们的石头不离不弃了。莱阳人亲切地称它们为“鱼儿石”,它们是记录1.5亿年前中生代晚期自然状况的鱼化石。

和这些小鱼儿对视,就是和亿万万年前的山川河流对视,和山川河流中的花鸟鱼兽对视。对视的刹那,亿万时间的洪荒大流汤汤而过,在自然的伟力面前,生命因渺小而更显尊贵。

和这些小鱼儿的对视,让我的心在瞬间变得柔软和透明,一种无法言说的奇妙感觉让我产生了一种感动。这些石头中的小鱼儿穿越亿万年的光阴而来,它们的生命愈益强大,正如莱阳电视台梁山昌老师在他的《莱阳鱼化石 大自然的神笔》中所写:“历史的沧桑并不都是写在教科书里的,还有一种沧桑保留在久经岁月的磨损、大自然的洗练而残存的化石上,读这种沧桑远比教科书更加直观,也更加能映入人们的心田。”

者缺一不可,否则就要“交学费”甚至付出更大的代价。推而广之,做每一件事,要把高度的热情同严格的科学态度结合起来,才可能成功。

王春堂



卧床小憩,忆起一件往事,不由得想到“胆识”二字。

四年前,爱喝面条的我,和朋友走进了一家刚开张的刀削面馆。入门环顾片刻,朋友便暗示我离开。出门后,朋友低声说,看看这店的卫生和服务,估计很快就“拜拜”啦!果不其然,那家店不久就关门了。至今,那店里人员粗俗的话语,令

人不待见的卫生,仍历历在目。

干事业,要有胆,还要有识。不少人干事业只凭“一腔热血”,对如何做好生意,企业如何长远发展缺乏认真细致的思考,还有的,在投资后经营思路缺乏连续性,最终失误不可避免、失败不期而至。

自古至今无数的史实证明,做事情须既有胆又有识,二